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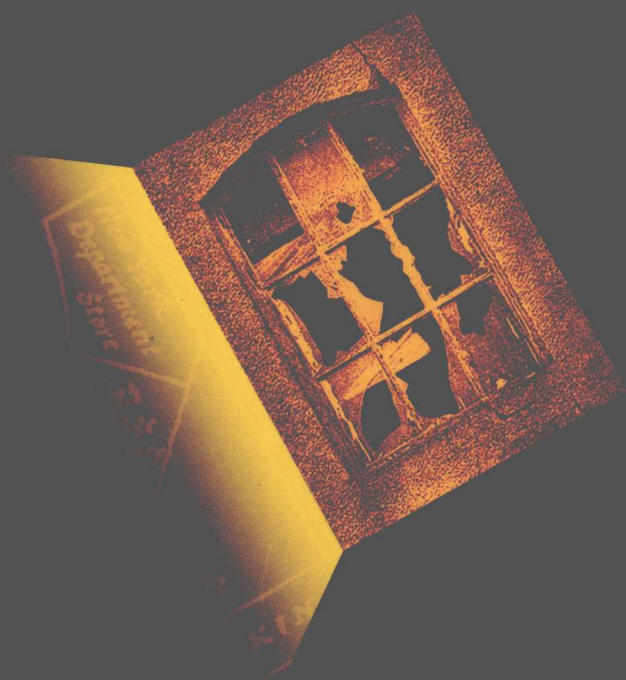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李玉民 译

灾难 之灾

ELLERY QUEEN

CALAMITY TOWN



1218.45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灾难之城

Calamity Town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李玉民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灾难之城 / (美) 奎因 (Queen, E.) 著; 李玉民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225-749-8

I. 灾… II. ①奎…②李…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1797号

CALAMITY TOWN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69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9765



灾难之城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李玉民 译

责任编辑: 熊娉婷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顧問: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3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49-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 3 第一章 奎因先生发现美洲
- 7 第二章 凶宅
- 14 第三章 “名作家入住莱特镇”
- 21 第四章 三姐妹
- 35 第五章 情人归来
- 41 第六章 “莱特与海特今日成婚”
- 45 第七章 万圣节：面具
- 53 第八章 万圣节：红字

第二部分

- 63 第九章 烧掉的提议
- 75 第十章 吉姆与欢场
- 88 第十一章 感恩节：第一次警报
- 98 第十二章 圣诞节：第二次警报
- 107 第十三章 新年：最后的晚餐

第三部分

- 119 第十四章 残留物
- 132 第十五章 诺拉说话了
- 142 第十六章 阿拉米人
- 150 第十七章 美洲发现莱特镇
- 157 第十八章 情人节：爱情什么也没战胜

目 录

第四部分

- 171 第十九章 两个世界的战争
179 第二十章 没有时间骄傲了
192 第二十一章 众声鼎沸
214 第二十二章 作战会议

第五部分

- 223 第二十三章 洛拉与支票
232 第二十四章 埃勒里·史密斯上证人席
241 第二十五章 帕特西亚·莱特小姐的奇特请求
247 第二十六章 第七号陪审员
263 第二十七章 复活节：诺拉的礼物

第六部分

- 275 第二十八章 双子山悲剧
290 第二十九章 埃勒里·奎因重返莱特镇
313 第三十章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奎因先生发现美洲

埃勒里·奎因先生刚抵达莱特镇车站。他站在月台上及膝高的行李中间，暗暗想道：“瞧瞧这情景，我简直成了海军上将——海军上将哥伦布。”红砖建筑的莱特镇车站，外观低矮平阔。屋檐下停着一辆生锈的手推车，车上坐着两个小男孩，他们身穿蓝色套头衫，两腿悬空晃动，嘴里都嚼着口香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奎因先生。车站外围的碎石路上，随处可见东一堆西一团的马粪。窄小的两层木板房，以及仿佛驼着背的外观寒碜的小店，都簇拥在铁路的一侧，也就是靠市区的那一侧。奎因先生沿着方形石板铺就的上坡街道向前望去，可以看到沿路远处比较高的建筑，以及远去的公共汽车笨重的车尾。至于铁路的另一边，只有一个修车厂，一节业已报废但“菲尔速食餐厅”的标志仍在的餐车，一家悬挂着霓虹灯招牌的铁匠铺。除了这些，其他地方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草地。

奎因先生兴奋地自言自语道：“乡村景色真怡人。地面是黄绿相间

的麦草色，天空湛蓝，云朵亮白。”他似乎不记得以前曾见过这么蓝的蓝色、这么白的白色。城乡在此结合，而莱特镇车站就在这个结合点的位置上，把二十世纪送到了这片田野让人惊艳的容颜面前。

“没错，先生，你总算发现它了，太好啦。嘿，脚夫！”

霍利斯饭店、厄珀姆饭店，以及地处这两家之间的凯尔顿饭店，都匀不出一个可怜的小房间给外地客，兴隆的生意好像抢先了奎因先生两大步。他眼睁睁地看着霍利斯饭店的最后一个房间让一个体格壮硕、全身上下都透着“国防工业”气息的家伙给抢走了。尽管运气不佳，奎因先生并没有泄气。他先把脚夫搬来的行李托寄在霍利斯饭店，然后走进饭店餐厅，轻轻松松地吃了一顿午餐，并读完了一份《莱特镇记事报》——该报出版人兼编辑是个叫做弗兰克·劳埃德的人。奎因先生尽可能把《莱特镇记事报》中提到的名字记在脑海中，如此便仿佛拥有了一份当地显要人士的名单。接着，他就近在饭店大厅的雪茄铺，向马克·都铎的儿子格罗弗买了两包蓓尔美尔牌香烟和一份莱特镇街道图，随后便顶着骄阳，朝铺着红色鹅卵石的广场走去。

到了广场中央昔日供马匹饮水的水槽前，奎因先生停下来瞻仰小镇的创建者莱特的雕像。这雕像原是青铜打造，现已布满苔藓；铜像旁边这个石制的饮水槽显然多年无人使用。那个北方佬铜像的鼻子上，挂着几滴已经风干的鸟粪。碑牌上所写的内容大致是：“一七〇一年，创建者杰里尔·莱特将印第安人弃置的这块居留地建成莱特镇，耕种土地，建立农场，小镇乃日渐繁荣。”莱特镇国家银行——现任董事长是约翰·F·莱特——样式朴素的窗户，在广场对面似乎正朝奎因先生微笑，奎因先生也回报一笑：“啊，了不起的先驱者！”

接着，他绕着圆形广场踱去，一路打量着索尔·高迪男士用品店、邦腾百货公司、邓克·麦克莱恩佳酿铺、威廉·凯查姆保险公司，又审视着J. P. 辛普森店铺上方的三个镀金圆球、迈伦·加柏克经营的上村药店橱窗里盛着红红绿绿液体的花瓶，然后去逛以广场为轮轴、呈辐条状延伸开来的几条大街。其中一条街是宽阔的林荫大道，街道上有红砖结构的市镇厅、卡内基图书馆、隐约可见的公园、高大的树木，再远一点儿则是一些密集的、外观突出的白色新建筑。另一条街道上，店铺林立，店内都是身穿家居服的妇女和身穿工作服的男士。查看一下地图后，奎因先生确定这条商店街就是中央南路，于是迈开脚步朝这条街走去。途中，他看到了《莱特镇记事报》的办公室，往里面瞥了一眼，只见年迈的菲尼·贝克正在擦拭已完成清早印刷工作的印刷机。他沿着上坡的中央南路闲逛，不时探头瞧瞧生意兴隆的廉价商品店，经过了新盖的邮政大楼，还看见了小剧院以及J. C. 佩蒂格鲁房地产事务所。最后，他走进艾尔·布朗冰淇淋店，点了一份冰淇淋，边吃边听旁边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聊天。男孩的肤色都因日晒而显得很健康，女孩个个双颊嫣红。他听见这些年轻人在安排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地点是果园区的舞国舞厅。他听出来了，那个跳舞的地点在这条街往下约三英里处的莱特镇接驳站附近，门票的价格是一元一张。

“还有，玛吉，千万要让你妈妈远离停车场，好吗？我可不希望像两个星期以前那样，被她逮到之后又吵起来。”

奎因先生漫步镇上，颇为赞赏地大口呼吸着湿润的树叶和忍冬花的气息。他喜欢卡内基图书馆前厅里的那只老鹰标本，连图书馆内那位老馆员，艾金小姐，他也喜欢——艾金小姐给了他锐利的一瞥，仿佛是说：“你不是想从这儿偷一本书带走吧？”他喜欢下村蜿蜒狭窄的

街道。他信步走进西德尼·高奇百货店，买了一包老水手牌口嚼烟叶。其实他进那家店，不过是为了闻闻咖啡、橡胶靴、香醋、奶酪和煤油灯的气味罢了。他也喜欢刚刚重新开张的莱特机械厂，还有下村世界大战纪念碑斜对角的老纺纱厂。西德尼·高奇告诉了他这家老纺纱厂的故事：一开始，那里是家纺纱厂，后来变成空建筑，接着被改装成鞋店，结果又成了空建筑。奎因先生看到那栋建筑的窗户多已破裂成洞，据说是当地的小男孩以前上学路过这里时，夏天扔石头、冬天丢雪球造成的。他们就读的学校是圣约翰教区小学，就是下达德街那栋爬满藤蔓的建筑。如今，纺纱厂周围不时有腰间配挂着枪套、板着脸的“特种人员”巡逻。西德尼·高奇说，所以那些男孩们只会嘴里叫出“呀”的一声逞逞威风，而且是到了惠斯林荫道的转角处，也就是与纺纱厂隔了三个门面的米勒饲料店前，才敢叫出声。不仅如此，纺纱厂还得到了额外的协助——陆军的订单。

“老兄，现在生意红火，难怪你找不到旅馆住。我一个叔父从圣保罗来，一个表弟从匹兹堡来，他们早就跟我和贝特西挤在一起住了！”

事实上，不论看到什么，奎因先生都喜欢。他抬眼望望市政厅塔楼上的大钟：两点三十分。没有房间，是吗？他快步走向中央南路，没有犹豫，没有打探，直接踏进了标示着“J. C. 佩蒂格鲁房地产事务所”的那家店。

第二章

凶宅

奎因先生走进来时，J. C. 佩蒂格鲁正在打盹。文件随意地堆在桌上。他中午刚参加了商会在厄珀姆饭店举办的每周会餐，现在还感到满肚子塞着厄珀姆的厨师做的炸鸡。奎因先生摇醒他，说：“我姓史密斯，刚到莱特镇，想找带家具的房子，希望是月付租金的那种。”

“很高兴认识您，史密斯先生。”J. C. 佩蒂格鲁吃力地把自己塞进那件华达呢“商务”西装，“呵，天气可真热！要找带家具的房子，是吗？我看得出您是从外地来的。我们莱特镇没有带家具的房子出租，史密斯先生。”

“既然如此，带家具的套房也行——”

“也没有。”J. C. 佩蒂格鲁打了个哈欠，“对不起！天气越来越热了，不是吗？”

“一点儿也没错。”埃勒里说。

佩蒂格鲁先生在转椅中往后一靠，用一根象牙牙签从牙缝中剔出

一条鸡肉丝，还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它一阵。“住房是个问题。真的，先生，人们像翻斗车卸谷子一样拥进这个镇——特别是来机械厂找工作的。等等！”——奎因先生耐心地等着——“有了！”J. C. 佩蒂格鲁轻巧地弹掉牙签上的鸡肉丝，“史密斯先生，您迷信吗？”

奎因先生露出警觉的神情。“说不上。”

“既然这样——”J. C. 佩蒂格鲁面露喜色，可是却止住了话头，转而问道，“您从事哪个行业？当然，不管您从事什么工作，都没关系，不过——”

埃勒里犹豫了一下。“我从事写作。”

做房地产生意的这个男人愣了一愣。“您写小说？”

“没错，佩蒂格鲁先生，写书啦什么的。”

“哦，哦。”J. C. 佩蒂格鲁先生微微一笑，“能结识您真是荣幸，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奇怪，”J. C. 佩蒂格鲁说，“我自己是个常读书的人，却想不起有个作家叫……您说您叫什么大名，史密斯先生？”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埃勒里，埃勒里·史密斯。”

“埃勒里·史密斯。”J. C. 佩蒂格鲁专心念了一遍。

奎因先生微笑着说：“我发表作品时用的是笔名。”

“啊！您的笔名是……”J. C. 佩蒂格鲁先生见面前的这个“史密斯”先生微笑不语，只好摸摸下巴，说，“嗯，您能否提供一下个人简历呢？”

“在莱特镇这个地方，预付三个月租金不算好顾客，佩蒂格鲁先生？”

“哦，您的话真有意思！”J. C. 佩蒂格鲁咧嘴一笑，“史密斯先生，请随我来，有栋房子恰好满足您的条件。”

“你刚才问我信不信迷信，这是为什么？”两人钻进J. C. 佩蒂格鲁那辆豆绿色的双门小轿车上路后，埃勒里问，“那房子闹鬼吗？”

“哦……倒不是，”J. C. 佩蒂格鲁说，“不过有一些古怪的传闻。您说不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创作的灵感，对吗？”

“史密斯”先生表示赞同，说这不是没有可能。

“那栋房子紧邻山丘区约翰·F. 莱特自己的住宅。约翰·F. 莱特是莱特国家银行的现任董事长。莱特是本镇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家族。先生，是这样的，三年前，约翰三个女儿当中的第二个——她名叫诺拉——和吉姆·海特订婚了。吉姆在约翰·F. 莱特的银行任出纳组长。他不是本地人，几年前带着颇具说服力的推荐函从纽约到我们这个镇工作。他在银行从出纳助理做起，表现优秀。吉姆是个稳重的年轻人，远离社会的不良分子，常跑图书馆。我猜他没有多少娱乐活动，顶多到路易·卡恩经营的小剧院看场电影，或者和一伙年轻人凑到露天乐队演奏会上，看女孩们边吃爆米花边走来走去，偶尔揶揄一下她们罢了。他工作卖力、积极向上，而且很独立。真的，我没见过一个年轻人像吉姆那样独立自主的。大家都很喜欢他。”佩蒂格鲁先生叹了口气，埃勒里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生动的话题会让他感到沮丧。

“我猜诺拉·莱特小姐比任何人都喜欢他。”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埃勒里接口道。

“没错，”J. C. 佩蒂格鲁喃喃说道，“她简直对那男孩疯狂了。在吉姆出现以前，诺拉一向是沉静型的女孩，戴着眼镜，我猜她因此觉得自己对男孩不具吸引力。所以每次洛拉、帕特西亚和男孩们出游，她总是待在家里，或是看书，或是做针线活儿，或是帮母亲料理家事。哦，先生，结果，吉姆把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吉姆不是那种看到一副眼镜就止步不前的男孩，何况诺拉其实是个漂亮的女孩。于是吉姆开始追求她，她因而改变了。……哇，她真的改变了！”J. C. 佩蒂格鲁说着皱皱眉，“看来我闲话扯得太多了。无论如何，你一定明白我

的意思。吉姆和诺拉订婚时，全镇的人都说他们十分般配——特别是在约翰的大女儿洛拉出了那些事之后。”

埃勒里急忙问：“出了什么事，佩蒂格鲁先生？”

J. C. 佩蒂格鲁的车子拐上了一条宽阔的乡间道路。现在他们已远离城区，埃勒里欣赏着乡野鲜润的绿色，觉得心旷神怡。

“我提到洛拉了吗？”房地产商人轻声问道，“唉，洛拉……她离家出走，和一个巡回剧团的演员私奔了。但不久她又回到了莱特镇——离婚了。”J. C. 佩蒂格鲁抿起了嘴唇，奎因先生知道不可能听到更多关于洛拉·莱特小姐的事了，“哦，不管怎样，”J. C. 佩蒂格鲁继续说，“约翰和埃尔米奥娜夫妇决定送给吉姆和诺拉一栋带家具的房子作为结婚礼物。约翰在自己的房子旁边划出一块地来盖房子，所以新房子就在隔壁。因为，眼看着已经失去一个女儿，埃尔米奥娜希望诺拉尽可能住得近一些。”

“他们已经失去了洛拉。”奎因先生点点头，“你刚刚是不是说洛拉·莱特离婚了？她离婚后重返莱特镇，没有再和父母同住吗？”

“没有。”J. C. 佩蒂格鲁简短地回答道，“结果约翰就在自己家的隔壁替吉姆和诺拉盖了一栋六居室的漂亮房子。埃尔米奥娜选购了地毯、家具、窗帘、床上用品、银器，等等，好费心思哪。没想到事情就突然发生了。”

“出了什么事？”奎因先生问。

“老实说，史密斯先生，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这个房地产商人腼腆地笑了笑，“除了诺拉·莱特和吉姆·海特之外，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事情发生在婚礼前一天。最初看起来，一切再顺利不过了，没想到——吉姆·海特突然跑了！事实上是离开了莱特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来过。”

他们的车子开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上坡路上。埃勒里看到了一片丰美的草坪，宽大的老房子就坐落在草坪上，四周长着比房屋还要高大的榆树、枫树、柏树和柳树。

佩蒂格鲁先生朝山丘区的这条上坡路皱了皱眉头。“第二天早上，约翰在他的银行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辞职信，但其中对吉姆为什么离开莱特镇只字不提。诺拉也是沉默不语，只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肯出来见她父亲、母亲、妹妹帕特西亚，甚至连年老的露迪也不理睬。露迪是以前被雇来照顾莱特家的三个女儿的，事实上她们三个女孩都是她一手带大的。诺拉只是不停地在屋子里哭号。我女儿卡梅尔和帕特西亚·莱特是形影不离的闺中密友，当时的情形是帕特西亚亲口告诉卡梅尔的。帕特西亚自己也哭了一天，我猜他们全家都非常伤心。”

“那房子呢？”奎因先生低声问道。

J. C. 佩蒂格鲁把车子开到路边，关掉引擎。“婚礼当然被取消了。我们都以为吉姆会回来的，因为我们猜想那只是情侣间的口角罢了，可是，吉姆始终没有回来。将他们俩拆散的事情肯定非同小可！”房地产商人摇摇头，“唉，一栋新房子全布置好了，随时可以搬进去，结果却没有人去住。这件事对埃尔米奥娜打击很大，她对外人说是诺拉甩掉了吉姆。可是全镇的人都对此议论纷纷，没过多久……”佩蒂格鲁先生停了下来。

“接下去呢？”埃勒里急忙问道。

“没过多久，大家开始传言，说诺拉……疯了，还说那栋六居室的房子不吉利。”

“不吉利？”

J. C. 佩蒂格鲁淡淡地笑了笑。“有的人就是这么可笑，不是吗？居然认为那栋房子跟吉姆与诺拉的分手有关！当然，诺拉人好好的——

我是说，她根本没有发疯。发疯！”J. C. 佩蒂格鲁不屑地哼了一声，“事情还不止这样。后来，眼看吉姆不会回来了，约翰决定卖掉他为女儿盖的那栋房子。很快就来了个买主，他是马丁法官的太太克拉丽斯的亲戚，名叫亨特，属于克拉丽斯家族在波士顿的支系。当时是我处理这笔生意的。”

J. C. 佩蒂格鲁压低了声音：“史密斯先生，告诉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带着这位亨特先生进了那栋房子，以便在签署合同之前让他再检查一番。我们当时正在查看客厅，亨特先生说：‘我不喜欢那边的那组沙发。’正说着话，他突然面露惊恐之色，捂住胸口，在我面前倒地不起，当场气绝身亡！事后我连着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J. C. 佩蒂格鲁拭拭额头，“威洛比医生说 he 死于心力衰竭，但人们的说法可不是这样。大家都说是房子有问题，因为起先是吉姆跑掉，然后是一位买主暴毙。更糟糕的是，弗兰克·劳埃德经营的《莱特镇记事报》的一个自作聪明的新进记者报道了亨特之死，把那栋房子叫做‘凶宅’。后来，那个记者被弗兰克解雇了，因为弗兰克和莱特家族素来交情颇深。”

“全是无稽之谈！”奎因先生笑着说。

“不管怎样，直到今天，始终没有人来买房子。”J. C. 佩蒂格鲁嘟囔道，“约翰于是改出售为出租，结果也没有房客来租。大家都说，那房子太晦气了。现在听了这些，你仍然要租吗，史密斯先生？”

“没错，要租。”奎因先生愉快地说。

J. C. 佩蒂格鲁听了这话才又发动车子上路。

“这个家族似乎运气不佳，”埃勒里评论道，“先是一个女儿离家出走，接着另一个女儿在爱情上遭受重创。他们最小的女儿还正常吧？”

“帕特西亚吗？”J. C. 佩蒂格鲁脸色一亮，“她是全镇最漂亮、